

懂得异趣

有人说李白非常浪漫——过于浪漫也就不在乎情感了,爱得不会深入。这是不能让人同意的,因为即便李白交往的人再多,也总有一些特别的友谊,这在他的诗里记录了很多。他与道士吴筠、大诗人贺知章,更不要说杜甫了,都是终生未能忘怀的朋友。连那个将他赶出家门的山东老婆,他也时常怀念,分手时还为她写了一首《去妇吟》,对她的主动离弃表示了理解,并能从中感受女人之不易。最能反映李白重情重义的例子,还是他和一位朋友同游南方发生的事。这位朋友死在半途,他无比悲伤地将其埋在了途中,后来又再次返回,将故友的遗骨遥遥千里背回了老家安葬。这个事件由李白亲自记下了。

即便是真的人走茶凉,诗人在阶段性的情感冲动里也会留下情真意切的诗,这并不影响他形成文字。再就是所有浪漫性格的人都是很多情的,说他们不专一不专注是不对的。

李白那首很有名的短诗《赠汪伦》,直白畅快而有趣,许多人张口能诵,可以说百读不厌。诗中的汪伦也是一个率性的人,他至少是一个成年人了,见李白要走,还啊啊大唱为他送行。“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李白听到歌声回头一看,见汪伦正在那儿高抬双腿踏着节拍唱歌。“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两个大男人这样分别,以这种方式,令人觉得十分好玩。据考证“踏歌”在当年是一种艺术表演形式,即高抬腿踏地而歌。在今天,这样为朋友送行是不可能的。

可见这种送行的方式让李白感动了,所以他就写到了诗里。李白是一个浪漫冲动的游侠,他特别懂得异趣,欣赏天真,敬重激情。



山静钟声远 (木刻) 沈雪江

词二首

贾立夫

临江仙·眺望新浦东 幽香,树高昂。十里樱花,无处不芬芳。更有健身红步道,人喜悦,沐春光。 小河三月水汪汪,木桥旁,笛悠扬。绿地中心,群舞正双双。微信飞时天地近,思念梦,寄苍茫。 江城子·中环绿廊 海市西南,是拆建后建成的居民休闲娱乐场所。

自从几年前在某声乐大师课的讲堂上讲了几节大课以后,开始找我上课的学生多了起来。唱歌这件事虽是人人皆可为之的事,但其中奥妙无穷,是一门充满技术含量的专科技能。所以,唱歌的无以数计,但是真正唱得好的寥寥无几。

多年来,我的学生小的几岁开始,直到五六十,几乎贯穿了各个年龄段。这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在众多的艺术门类当中,歌唱是最普及的一个专长,也是一个最具亲民含量的专长。

有一位北京的六十几岁的大姐,为了要考过声乐八级,每周从城市的另一边赶过来跟我上课,秀秀气气的身形,大眼睛,穿着修身的花色连衣裙,六十多了依旧很好看。她需要我指导的曲目,有花腔女高音的《军营飞来一只百灵》,有《江姐》里的咏叹调,甚至还有意大利歌剧《塞维利亚的理发师》中的“罗西娜的咏叹调”。她的唱功自然是并不达标,但是依然有挑战高难度曲目的勇气,而且按时去考级,之后高兴地告诉我她“考过了。”这样的学生挺让我感动,我想到现在活跃在社会上的各种合唱团,其中的主力们大都是像这位大姐这样的唱将。

从网络上认识的几个年轻学生,几年前加上了我的微博,一个是男孩一个是女孩,他们在微博上小心翼翼地问我:“您是吴霜老师吗?就是那位花腔女高音的吴老师?”我回答说“是”,他们便开始兴高采烈地询问我关于歌唱的各种问题,聊得高兴了便提出要到北京来跟我上课。他们一个是河南的,一个是甘肃的,都够远。后来他们都来过北京,风尘仆仆兴致勃勃地来我家,上课的态度极度认真,我从他们的眼睛里看到的是渴望,是需求。目前,在很多地方喜

娇娇是来自张家口口的学生,她大学是学唱民歌的,跟我学习后改成美声,如今已经成熟掌握了许许多多中外美声曲目,从欧洲古典歌曲到艺术歌曲再到现代歌剧咏叹调选段,已经唱得像模像样了,正在准备考到国外的音乐学院去读研。小丫头整天磨叽着问我各类有关国外音乐学院的大小问题,弄得我头都快大了。

往往,在我这里上了几节课以后,学生们都会把自己的技术提高至少一个档次,回到他们的家乡,会以一种全新的歌声示人。每当他们在考试之后、在舞台上歌唱之后,兴奋地告知我获得了好的成绩得到了许多赞扬,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沉浸在喜悦当中。

北京当地的学生比起外地来的学生们是幸运的,他们可以按时按点保持学习的频率,就会得到

欢唱歌想要唱好歌的人真的很多,但是真正好的师师资又是稀缺的,好的歌唱家大多数都集中在几个大城市,这是激发许多热爱歌唱的人们花费掉积蓄不远千里来到大都市求师求学的精神动力。每每遇到这样的学生,我总会集中

学生们

吴霜

全力倾囊相授,给予他们我所能提供的一切知识,让他们在短时间内得到尽量多的歌唱技巧。

小赵来自深圳,每月来一次北京,乘最早一趟班机,近中午时分下飞机,快餐店里吃一点东西之后来到我这里上课,她执意要跟我学习的原因是她原来是唱豫剧出身的,后来嫁到了深圳,开始改唱歌,她知道我对戏曲比较懂行,在戏曲和歌曲唱法不同的问题上会更加理解她。这两种唱法的区别与结合确实是

一个冷门课题,她知道我可以给予她帮助,经常的,在半天之内要求我给她上两节课,中间休息一两个小时。课上完了再赶到机场乘飞机回深圳,往往到了家里已经是深夜时分了。

偏见和成就应该不会搅和到一起。可是偏偏就有人坦然自己有“偏见”,而且这人在学术上卓有成就。他就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吕思勉。

吕思勉,字诚之,生于1884年2月,江苏省武进(今常州市)人。吕思勉的一生,可以说除了教学外,他将大部分时间都倾注在了钟爱的历史研究和写作上。他曾经说过,“余生平不喜访问知名人士,人颇有愿下交者,亦多谢绝之,以泛泛访问,无益于学问修养也”。吕思勉在这里说的“访问”,其实就是泛指结交,或称交友。他交友的原则就是要有“益于学问修养”,所谓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在《从章太炎说到康长素(康有之)、梁任公》一文中,吕思勉说得更直白,“我非不知所谓通人者自存有其长处,然我有一个偏见,我以为亲炙某种人物,于道德、事功是很有裨益的,因为这不是纸上的事,能与之居,我见其人,其获益自较徒读其书为大。若学问则一部十七史,从何说起,精深之理,繁复之事,岂能得之于立谈之间?若文章之妙,则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更与见面不见面无关了”。这

持续进步的结果。雅宁有意思,我和她是在一次演出活动中认识的,巧的是我们俩正好住在一间房间,聪敏的她请我听她的歌曲《天下乡亲》,我们在房间里聊上了,我告诉她这首歌其实就是像河北梆子差不多的风格,按照戏曲河北梆子的意思唱就对了,戏曲唱法的吐字与一般歌曲的吐字不是一个路子,要有“喷口”。回到北京之后,她开始跟着我规律性上课,凭借这首《天下乡亲》,她参加了一个全市性的歌唱比赛,得到了一等奖。在我的学生里,她是为数不多的民歌风格的学生。

随着不同类型学生的增加,我的经验也逐渐丰富。我发现除了歌唱,教别人歌唱也是一种技巧,且是更加艰难的一种技巧。感谢我的学生们,是他们让我获得了这种技巧,而这个技巧将使我如虎添翼。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姜子牙炒肉丝

广州有一个菜我爱吃,即姜子牙炒肉丝,就是极嫩的姜芽炒肉丝。姜老了就辣,我不敢吃,可是嫩姜的芽只有微辣,炒肉丝非常好吃,我爱吃这个菜。这个菜在上海没见过。

姜芽不但可以炒肉丝,还可以炒蛋,也好吃。

这些菜,只有妈妈给我吃,她走后,我就吃不到了。妈妈好!

猪脚煲姜 买来南乳猪手,好吃。不禁想起小时候在广州,傍晚时许多老人在家门口摆出桌子和矮凳,在那里喝酒。这时便有小贩来卖“猪脚煲姜,又甜又香”,生意很好,一定是极好的过酒菜。这时候街头巷尾好热闹啊。不过那时候我不吃肥肉,猪脚煲姜再好吃也没我的份!回想起来,这样好吃的东西我错过了!

虾仁面 中午吃虾仁炒蛋,不禁想到小时候四公带我到广州观音山后一家池塘上茅寮吃的虾仁面。那碗面上的虾仁,都是刚从池塘捞上鲜虾活剥的,再没有比这虾仁鲜嫩好吃的了。几十年前我回广州,那地方变了热闹小镇,再没有池塘上的茅寮,也吃不到那么好的虾仁面了。我真想念那碗虾仁面,也怀念四公。

陈皮 对于广东人来说,陈皮是样好东西,不仅是烧菜的佐料,而且能够医病。

记得几十年前,我与父亲同在上海,但分居两处。一天深夜,我接到电话,说父亲昏迷不醒。我连忙赶到父亲家,他已安然无事了。我母亲告诉我,这全靠陈皮。把陈皮塞到他嘴里,马上就醒了。陈皮就有这么大的功效。

但陈皮只能是晒干的桔皮,橙皮不行。回头说陈皮作为烧菜佐料,实在非常好。我如今还向往陈皮鸭,可惜这个大菜在上海吃不到。在广州,不但家里烧这个菜,大酒店里也能吃到。陈皮鸭这个菜太出名了,有位广东著名粤剧演员,艺名就是陈皮鸭。

偏见与成就

陆其国

吕思勉二十三岁时已遍读二十四史等古籍,做了大量札记,为日后做学问打下了扎实基础。由于家境的原因,青年吕思勉没有机会入校就读,更多的是辗转于常州、苏州、上海、沈阳等地一些学校,教授国文。国学大师钱穆早先在常州读书期间,就曾受业于吕思勉。钱穆晚年时曾回忆道,“不修边幅,上堂后,尽在讲台上来往行走,口中娓娓不断,但绝无一言半句闲言旁句属人,而时有鸿义创论。同学争相推敬”。可见吕思勉当年深受学生爱戴。

这期间吕思勉一度又在中华书局当过编辑。在这样的辗转奔波中,他始终没有放下对史学的研究,并终于在1920年12月,写出《白话本国史》,这也是我国第一部白话通史著作。

吕思勉在该书“序例”中首先强调的是,要“用新方法整理旧国故的精神”。“结论”开篇讲社会历史变迁进化的观点,认为宇宙间一切事物“都是变动不息的,都是变迁不已的”,“变迁有着因果关系,作为历史的社会现象也是宇宙现象之一,它的变迁进化,也脱不了因果关系”;因此“历史者,研究人类社会之沿革,而认识其变迁进化之因果关系者也”,表达了他的朴素历史发展观。

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对吕著《白话本国史》高度评价道,“编著中国通史最易见的毛病,是条列史实,缺乏见解,其书无异为变相的《纲鉴辑览》或《纲鉴易知录》之类,极为枯燥。及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作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1931年,吕思勉又出版了《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两部著作。

吕思勉先生出,有鉴于此,乃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作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1931年,吕思勉又出版了《理学纲要》《宋代文学》两部著作。

明日请看 一篇《举手之间创美好》。 责编:杨晓晖

身边的老庄

李伶 那天下着濛濛细雨,我看到老庄披了一件雨衣,在清理垃圾,他的茄克显得又脏又旧。一个戴眼镜男子拎着一袋厨余垃圾给他,走开时关照他:“里面有一只老鼠,活的。”我感到有点恶心,他只是笑笑,收下了。老庄说,各式各样的人都有。有一次,一个青年男子扔垃圾,到了规定的地方,明明有垃圾桶,他人也在,这男子偏偏往地上一扔,就走。老庄生气了:“不能扔地上,你得扔垃圾桶内!不然我打110!”那个男子也许没见过老庄生气的样子,顿时定住了,想了想,回过身来捡起垃圾,扔到桶内。我其实是跟他聊的时候才知道他姓庄,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55岁要大。他告诉我,每天凌晨两三点起床,然后去打卡上班,晚上经常忙到10点才睡。我们小区很大,据说有5000户人

除了家人,老庄是我近几个月在小区里见得最多的人。小区里大多数人见了老庄两三年,从没和他说过一句话,就算从他身边走过,也悄无声息。他不在乎,只管做自己的事——收垃圾。

老庄个不高,穿着一身褪色的二翻领茄克衫,宽松的深色长裤,深灰色运动鞋,推着大三轮车,挨家挨户地收垃圾。他的车为了方便装垃圾,四个角都竖了杆,前后挂着大布袋,装衣物和能回收的垃圾,而普通垃圾则放在木板围住的车身中。很早,他就按自己的想法把垃圾分了类。

上海实施垃圾分类前,老庄出现的频率不高,中午和晚上各一次出现,清理每家门前的固定垃圾桶。我有时把一些不用的旧物给他,他总是响亮地道一声谢谢,笑着露出白牙。路上偶尔见到,他还会主动跟我打招呼:“阿姨,上班去啊?”尽管不喜欢被叫阿姨,但是老庄的质朴总让我心里暖暖的。

上海实施垃圾分类后,我这个不太

在小区闲逛的人竟然经常见到老庄。首先,他是我们这儿的清运工,然后,小区最重要的收垃圾地方大门口,也成了他的工作点。早上去坐地铁过小区大门,就看见老庄在整理垃圾;晚上吃完晚饭去倒垃圾,老庄的大三轮也在。有一次晚上近8点,我边倒垃圾边随口问了句:“晚饭吃好了?”老庄回答:“还没呢。我把这里弄好再回家安心吃。”还有一次晚上,我看到老庄蜷缩在车龙头那里打瞌睡。

老庄也有神气的时候,就是驾驶着给垃圾分类新配备的电动车,呼呼呼地从我身边开过,比他那辆旧三轮不知道强多少。上面可以装四个标准垃圾桶,他一般都放三干一湿。不过,他并未放弃那辆旧三轮。电动车他只能上午拥有,下午就骑回了自己的三轮。

天气逐渐冷了,老庄的背似乎又驼